

□ 小小小说

一张发票

韦凤美

夜幕降临，整栋办公楼的楼道静悄悄的，在位置上忙碌了半天的李小川从椅子上站起来，在伸懒腰的时候抬头望了一眼挂在墙上的钟，发现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肚子不失时机地发出警报，李小川从脚底边拿出一盒桶装方便面，灌满热水。在等方便面泡开的时间，李小川从抽屉里拿出欢喜大饭店前两天送来的接待发票，与自己的记事本上记录的一一对起来。

突然，一张发票引起了他的注意，上面写着4月1日接待上级领导的费用。李小川对照笔记本上的记录，发现4月1日是周日，并没有任何的接待安排。李小川皱了皱眉头，直接拿起手机给欢喜大酒店的经理陈大强拨了过去：“陈经理，不好意思，打扰一下，前两天您给我送来的发票，您看一下4月1日的是不是开错了？”

“您稍等一下，我马上查看。”陈大强说道。

在等待陈大强答复的时间里，方便面散发出的阵阵香味入侵李小川的鼻子，溜进他的胃里，搅得他的肚子咕噜噜地响。但是李小川完全没有心情立即去享受那美味的方便面，他紧握着那张发票，指甲发白。

“李主任，您在听吗？”电话那边终于响起了声音。

“在呢，您说。”李小川隐约觉得自己的声音里夹着一丝慌乱。“是这样的，4月1日那天，您的爱人在这招待她的客人，她吩咐记在您单位的账上。”陈大强解释道。

“陈经理，我现在就把这张发票的餐费转给您，这张发票的事你别对任何人声张。”李小川一边说一边给陈大强转账。

“李主任，要不这样。麻烦您把那张发票碎掉，那餐饭就当请您，以后咱俩多多合作，少不了您的好处。”陈大强顿了一下，在电话里建议道。

“不用了。您赶紧把钱收下。要是不收，以后我们单位只好换地方了。”李小川生气地说道。

“别，别，我收。”陈大强不想失去李小川单位这个长期饭票，只好将钱收下。

挂掉电话后，李小川也没心情再处理别的事情了，三两下就把那泡发了的方便面吃光，然后将那张发票塞进西装内袋，下楼开车回家。一路上，那薄薄的一张纸，像块烙铁一样烫着他的胸口。

李小川回到家里，妻子陈晓丽正

在沙发上看电视。李小川从口袋里掏出那张发票，递给她，然后一言不发地盯着她看。

陈晓丽看着发票，心虚地问：“你都知道了？”

李小川点了点头。

陈晓丽小心翼翼地问：“能报不？”

李小川摇了摇头。

陈晓丽撇了撇嘴，说：“不就几百块钱，你就处理一下，反正你现在是办公室主任，能不能报还不是你说了算的。”

李小川叹了口气，说：“这是原则问题，你招待朋友，我没意见，但是那钱，不能公家出。”

“一次也不行？”陈晓丽的态度不好了起来，声音不由自主地高了起来。

李小川坚定地摇了摇头。

陈晓丽狠狠地瞪了李小川一眼，接着撕掉了手中的发票，头也不回地进了卧室。

约莫一分钟后，李小川听到卧室里传来陈晓丽的抽泣声。

李小川接了一杯温水进卧室。陈晓丽听到李小川进门的动静，直接给他一个后背。

“请问你是李小川吗？我们是纪委的同志。”李小川压低嗓子，变声成了

一个威严的声音。

“我是，我是。”李小川用回原声。

“你涉嫌贪污和挪用公款，请跟我们走一趟。”李小川压低嗓子，继续变声为威严的声音。

“不，请你们放过我，我还年轻，我才三十岁……”李小川掩面痛哭。

“一切都晚了。莫伸手，伸手必被抓。”李小川的声音显得十分严厉。

躺在床上的陈晓丽吓得直接爬起来，她紧紧抱住李小川，哭着说：“老公，都怪我鬼迷心窍，相信了别人的话，她们说，你当上主任了，以后我们连卫生纸都不用买了。”

听了陈晓丽的话，李小川哭笑不得。他说：“老婆，我们都是穷苦人家出身的孩子，在城里有一份稳定的工作很不容易。我当上主任了，权力是大了，但是责任也大，诱惑更大，稍微有所不慎，就会走上错路。往重了说，说不定会走上不归路。要是那样，我们的父母和孩子将无法在社会上抬起头来做人。”

陈晓丽靠在李小川身上，表示以后不会了。

窗外的霓虹灯闪烁着，照得黑夜亮堂堂的。但李小川觉得，自己和妻子心里那盏警示灯更亮。

□ 诗 歌

鸟 鸣 (外一首)

郑显发

晨曦初绽，破晓的微光
唤醒了枝头沉睡的梦乡
鸟儿轻盈启唇
婉转悠扬 奏响自然的乐章
那清脆的啼鸣似灵动音符
在叶间跳跃、穿梭、飘荡
时而高亢激昂，如号角嘹亮
划破寂静，唤醒沉睡的心房

时而低回轻柔，似恋人私语
诉说着眷恋与情长
每一声鸣叫都饱含希望
是对新一天的礼赞与欢唱

听，画眉在繁花中吟哦
歌声里满是春的芬芳
啄木鸟敲响林间的鼓点
节奏分明，守护着岁月的安康

百灵鸟凌空展翅高歌
音符洒落，点亮湛蓝的苍穹
它们用羽翼拥抱阳光
用歌声编织生活的诗行

鸟鸣
是大地的呼吸
是生命的浅吟低唱
在这喧嚣尘世中
它们是心灵的慰藉
灵魂的归航

当夜幕降临，星辰闪亮
鸟儿在巢中安然睡去
但那日的鸣唱依旧回荡
在记忆深处，地久天长

暖 和 的 风

在春日的眉眼间
暖 和 的 风 轻 舞 翩 翩
它 携 着 花 朵 的 娇 羞
奔 赴 山 川 的 每 一 处 角 落

暖 和 的 风 ， 是 母 亲 的 手
轻 轻 抚 摸 着 嫩 绿 的 叶 芽
唤 醒 沉 睡 一 冬 的 梦 话
叶 芽 们 伸 着 懒 腰
在 风 中 浅 笑
那 一 抹 新 绿
是 风 写 下 的 希 望 诗 篇

暖 和 的 风
是 灵 动 的 琴 弦
披 弄 着 潺 潺 的 溪 流
奏 出 欢 快 的 自 然 乐 章
溪 水 叮 咚 跳 跃
追 随 着 风 的 脚 步
一 路 欢 歌
洒 落 满 径 的 银 铃 碎 响

暖 和 的 风
拂 过 古 老 的 村 落
屋 顶 的 炊 烟 袅 袅
与 风 缠 绵 交 织
孩 子 们 的 笑 声
在 风 里 穿 梭
像 一 群 自 由 的 飞 鸟
追 逐 着 风 中 的 暖 阳

暖 和 的 风
吹 过 心 田
吹 散 阴 霾 与 疲 惫
种 下 宁 静 与 温 柔 的 种 子
在 这 风 的 怀 抱 里
灵 魂 舒 展
仿 佛 能 听 见
岁 月 悠 悠
时 光 深 处 的 低 吟 浅 唱

暖 和 的 风 啊
你 是 大 自 然 的 信 使
带 着 爱 与 温 暖
在 天 地 间
编 织 无 尽 的 春 日 绮 梦

□ 散 文

两棵苦楝树

熊代厚

看到朋友在圈里发她老家的楝树籽的照片，黄灿灿的，像一个个小金果，让我想起自己故乡的两棵楝树。

最早的一棵在老家菜园边，菜园离家有半里路，东边有一个池塘，水一直很清，一年四季都映着楝树的身影。

那棵楝树有碗口粗，春末夏初，它才不急不缓地打着小苞开花，在伞状般的树冠上缀满淡紫色的花朵，远看像一朵紫色的云静静地飘浮在那里，很优雅。

一阵风来，花落了一地，也是紫色的，像是铺了一层紫色的薄毯，让人想躺在上面。

那时我还没有上学，跟着母亲到菜园里。母亲在菜园里挖地、播种、浇水，给秧苗盖草，给黄瓜抹花，我在楝树下玩耍。

也没有什么东西玩，捕来几只蜻蜓，用线把它们拴着。有的蜻蜓很好看，全身修长，翠绿色的，连眼睛也是绿的，像一根精致的玉条。

有时跟蚂蚁玩，看蚂蚁沿着楝树的根，一队一队地往树上爬。它们走得很整齐，晃着小小的脑袋，上面有两根长长的触须。它们沿着楝树干一直向上，可以到达每一朵花朵上。

四月的风吹来，楝树叶子在风里簌簌作响。菜园周围有各种花，它们全开了，风里夹着各种花香。有几次玩着玩着，我竟在春风花香里，倚着这棵大楝树睡着了，紫色的花瓣落了一身。

五月，楝树结出了果子，圆圆的，青青的，脆脆的，像极了枣子。我看到几只灰喜鹊在树上吃这青青的果子，吃完了一边在树枝上跳来跳去，一边喳喳地吃着，快活得很，想来果子一定很好吃。我便在地上捡了一颗放到了嘴里，轻轻地咬了一下，哇地一下大吐，把眼泪都哭出来了。

母亲见了大惊，因为她知道楝树果有毒。她飞快地跑回家里，装了一大瓷缸温水，让我拼命地漱口，一遍一遍地。

后来，她不让我在楝树下玩，担心我会再吃楝树果。她的担心是多余的，楝树果那么苦，打死我也不会再吃。至今我一直很奇怪，楝树果有毒，为什么许多鸟儿喜欢吃呢？

后来上小学了，学校在一个高高的山岗上，去学校要经过我家那棵大楝树。那时上学放学早，也没有作业，我和小伙伴们便在楝树下玩打仗。

男孩子都会爬树，每人采了许多楝树果子装在口袋里，鼓鼓的，打仗的时候就楝树果作子弹，躲在树后或是花丛里相互地扔，嘴里发出像机关枪一样的哒哒声。

大家都知道楝树果有毒，但一打起来，什么都忘了，只剩下开心。

上四年级的春末，菜园那里做起了砖窑房，那棵大楝树被砍了，青枝绿叶堆了一大堆，紫色的花碎了一地，我伤心了好多天。



雾锁山村 刘国双 摄

纸鸢高飞

春寒料峭。洁白的纸鸢，从皑皑的冰雪里涅槃而来，并被我真诚的微笑撑着，远离了尘嚣，远离了彼此心中那还没有完全消融的寒意。

这时，羞答答的心事从惊蛰的梦中醒来，那随风而翔而舞的纸鸢，也开始从逍遥之外的家园，给我衔来一粒情感的种子，然后轻轻地叩开熟稔的门扉，让所有的心情和祝福，都在阳春三月，绿成一片青青的呢喃。

迎风而立。我手中的老茧不会开花。而那牵挂在手中的丝线，却是一份无法舍弃又缠绵不绝的情呀！

因此，请露出你娇美的容颜，请让我积攒了一生的仰望重新振奋起来，让我虔诚地坚守你飞行的轨迹，不息地追逐你飘然的裙裾。

我相信那爱情不再是童话；相信那纸，那翱翔的飞鸢，会在花香与蛙

□ 散文诗

打开春天的方式 (三章)

钱续坤

鸣之间，成为乡村最真实最生动的信物！

燕子低翔

黄莺的歌声还没有完全婉转起来，燕子就开始从民歌的倒影中，顺着一条虚线的边缘，急急地掠过。那黑色的闪电，刺破了残冬滞留的昏晦和凝重，给水乡的天空带来了生机和翠绿的结论；并以不可阻挡的趋势，直指绿色刚刚覆盖的大地，以及大地上的杏花和斜雨。

其实八百里江南，牵肠的并不是风景的绚丽和葱茏，而是乳燕把明亮的呢喃，挂在高高的屋檐下，然后再

□ 小小小说

寻找肖家巷

彭涛

边跑了。”然后是杂乱的脚步声和“吱呀”的关门声。又过了一会，一个佣人样的老婆婆把父亲从羊圈里叫了出来，给了父亲一套衣服和一袋子干粮，嘱咐他出了门往西跑。父亲来不及道谢，换了衣服就跑。跑到巷口，看到路边一块牌子上依稀写着“肖家巷”三个字。于是，父亲就记住了这个地名。

他在H城的街头找了三天，四周高楼林立，路上车水马龙，一派繁荣景象。“解放路”“人民路”“和平街”“振兴街”“东华弄”“西华弄”……哪来的“肖家巷”啊？他有些灰心，但一想到父亲临终前的交代，他决定再留几天，一边问一边找。

那天，他走到十字路口执勤的交警面前问：“警察同志，肖家巷怎么走啊？”

透过篱笆和风声，用双翅将我满腹的心思，平平仄仄地剪破。

我不是乡村虔诚的子嗣。我浓郁的祈盼和祝福，将紧随燕子可爱的履痕，汇成一支悦耳飞翔的歌。

歌声清朗明澈。歌声剔透丰满。而燕子，谁将是你最忠心的观客和听众呢？

只有我，看到了你低翔的火焰，看到了春天正从你的翅尖上滑落，并在一瞬间，照彻了崎岖的阡陌和遥远的时光！

春水东流

与那只先觉冷暖的鸭子相遇，此

刻我能理解芦笋的兴奋心情。它们一节节地上拔，娇嫩的身子把春天一阔阔地绊住；而东去的流水却忘乎所以地瞄准了农谚，逼它交出黑黑的蝌蚪，交出青青的麦苗和依依的杨柳。

我熟悉这里的风潮水性，因此惬意地把剩下的半盃船谣酣畅地喝下，再把那系在捣衣石上的缆绳解开，情感的扁舟于是沿着春水——飞流直下。

块垒之愁举手而消，轻轻的涟漪揭开了春天的秘密。这时，我开始明白，所有传统的流水都砍不断，所有的真情爱意都是甘甜可口的汁液。

但是今夜，别惊醒河鲤与菖蒲，且用星月好好看看它们的梦，我要把所有的祝福都柔化在水里，我要把所有的希望都满载到船中，看那浣衣的少女，在她们的绣帕之上，会偷偷地种上多少莲籽或者几多相思……

家巷，已经改建过两次了，现在叫世纪大道了！”

他看到眼前的世纪大道是一条双向六车道的马路了。中间绿化带里刚种上的树四周还保留着支撑树干的木棍。路两边连绵着一栋又一栋高房子，“中国银行”“建设银行”“农业银行”……好几个银行都在这条街上。路北边是一个在建的公园，草坪还没有完全铺好，有些地方还裸露着泥土。

他记得，父亲描述的肖家巷是一个铺着青石砖，两旁都是白墙黑瓦院子的曲折小巷，哪知道现在会变成这个样子。

“这里就是肖家巷？”尽管老人已经说了，但他还是问了一句。

“这里就是肖家巷！”老人很肯定地说。

“终于找到了，谢谢您！”他朝老人深深地鞠了一躬。

他走到公园里裸露着泥土的地方，捧起一把泥土，对着北方的天空说：“爸，我找了，我会把肖家巷带回来，放到您坟前的，您可以了却心愿了！”